

萬 有 文 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讀 史 方 輿 紀 要

(一)

顧 祖 禹 輯 著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讀史方輿紀要

(一)

顧祖禹輯著

國學基本叢書

傲刊聚珍板恭紀

原夫鳥迹蝌文之始。竹簡編章。洎乎樹膚魚網以還。金題束楮。自臚軸變。而書冊復傳。鈔易以印摹。下帷不倦於卷舒。插架無煩於繕寫。載遡隋唐。剏造在長興廣政以前。尤推杭蜀。雕鐫越京。邑麻沙而上。藝苑永千秋之業。儒林揚百氏之華。伊昔而然。於今爲盛。欽惟高宗純皇帝。學宏念典。化洽觀文。御祕殿之丹毫。露珠綯采。綉細旂之寶笈。虹玉凝祥。十行徵嬋雅之材。四庫啓獻書之路。縹緗益富。何殊宛委羽陵。刊布滋多。徧列石渠天祿。第藏事每淹乎歲籥。卽鳩工或濫乎水衡。爰鑒古以呈能。用聚珍而製號。探陸探所紀。無取鎔鉛。參沈括之談。何須埏埴。聚梨斯授。刮刷仍資。旣巧捷以疑神。乃變通而盡利。大典之墜聞畢出。惠浹章逢。集成之舊刻同符。道光繩繼。我皇上繼護承烈。稽古崇儒。葺屋茅簷。盡識詩書之樂。崦嵫濛汜。亦漸絃誦之風。臣玉壘榦材。錦江下士。等一斑之窺豹。慚五夜之囊螢。惟山川則劍閣瞿塘。頗艱運致。若郡邑則汗牛充棟。曾付鬱攸。雖旁搜重購。以多方。猶守缺抱殘。而有憾。仰規模之炳煥。深切懽欣。視創制之顯庸。常殷寤寐。敬遵成式。廣輯遺編。校讎依退食之餘閒。鏤鐫損易農之清俸。從此西川人士。恍爲娜嬛福地之遊。上而東壁圖書。冀効河海細流之助。尙望名山宿彥。當代鉅公。爲分柱下之藏。兼出枕中之祕。似錫百朋而獲益。但乏瓊瑤。較書萬本以速成。宜勤胝沫。非獨表章乎往迹。實爲推廣夫皇仁。茲

當匠氏告成。倍覺私衷鼓舞。恭疏短引。竊附颺言。嘉慶十六年八月。甘肅鞏秦階道臣龍萬育拜手稽首
恭紀。

原序一

嘉魚熊開元

昔司馬子長好遊。足徧天下。宗少文少遊。不出戶庭。俱善遊者也。宛溪景范氏負奇才。具大略。劉覽古今。積其年力。成方輿一書。取材富。考覈精。不出戶庭。周知天下。視少文壁上。一邱一壑。相去何啻倍蓰。其筆勢縱橫。又如子長文。得所歷探。益遨翔容與。奔放靡極。宛溪洵善遊哉。余楚人。習聞三楚之要。莫如荆襄。又熟履其地。考往事得失。嘗欲借籌三楚。及令崇邑。知海外一區。爲三吳保障。再令松陵。知江南水利。在導三江。而東江已非其故。罔非身履而知。今宛溪坐籌一室。出入二十一史。縱橫千八百國。凡形勢之險阨。道里之近遙。山水之源委。稱名之舛錯。正其訛。核其實。芟其蔓。振其綱。宛溪未嘗足徧天下。乃淹博若此哉。古來博物推張華。多聞推宏景。乃宏景考沙苑不詳。張華談鴻溝不備。他若山海水經之書。郭璞道元之注。杜佑目爲詭誕。爲迂繆。蓋文采有餘。而撫實不足也。宛溪不徵奇。不探異。網羅放失。於古今成敗利鈍之際。三致意焉。使其展籌運策。伏波聚米。宏策畫圖。抑何多讓。乃落落寡諧。人難衣食。日擁是書。快遊一過。雖千乘之尊。猗頓之富。不易此。或者謂地非身履。不足取信。如孟德攻張魯。聽降人言。以陽平城下。南北遙遠不可守。及至其地。不如所聞。意阻欲還。此其驗。然而地非身履。可以遙斷。如宋劉敞使遼。遼

人導之自古北至柳河。迴環殆千里。敝曰。自松亭趣柳河。徑且易。不數日可抵中京。遼人駭愧。由此言之。何用身履哉。必俟身履而知。卽如劉輿密視水陸形默記之。亦一隅智耳。使讀宛溪書。不煩舟車。不曠日月。鍵戶而窺。可以得天下之全形。亦可以知一方之險易。彼宗少文區區壁上觀。何足數。卽子長東登泰山。南探禹穴。徒重繭其足。安得謂善遊哉。若宛溪者。洵善遊者也。

原序一

延陵吳興祚

凡有志於用世者。河渠邊防。食貨兵制。皆其所有事也。然而莫重於輿圖。何也。輿圖者。史學之源也。粵自黃帝畫野分州。得百里之國。萬區。遂均土設井。立步定畝。經之以君臣。緯之以制度。而紀綱名法。賦稅文章之跡。始有所麗。堯爲九州。舜分十二。夏商以還。天下之勢。幾幾月異。而歲不同矣。然封建井田。卒弗改匠人之舊。則其時之山川道里。猶有所沿而易識也。秦人棄古變常。郡縣阡陌。盪柱下之書。以爲煙塵。卽無論循蜚攝提之紀也。雖春秋列國。無全文焉。學者固不得不荒忽置之。漢唐以降。宋元以前。載冊頗繁。似有可考。然二千餘年之間。統有正閏。地有分合。祚有短長。制有沿革。於是中原片壤。不待陵谷遷變。而山川不可復識矣。士人閉戶讀史。記憶其文。謂之淹洽。常試叩之以九州之內。所謂道里阨塞者。幾何。戶口殷耗。幾何。謠俗嗜慾之甚者。幾何。與夫上之人。體國經野。設險制防者。何在。緯繡變化。以導民善俗者。何途之從也。則有口而瘖。不能指數。其崖略。况於取二十代之編錄。而說之乎。此無他。由學者以史爲史。而不能按之於輿圖。以輿圖爲輿圖。而不能稽之於史。是以紀事雖多。猶拾藩也。車轍雖廣。猶望洋也。因是以著之辨論。數因革之宜。較得失之勢。猶捫槃也。而於經濟之學。奚補焉。宛溪顧子。博洽人也。歎史

學之纂蕪。閱經生之固陋。於是方輿紀要作焉。昭時代則稽歷史之言。備文學則集百家之說。詳建設則誌邑里之新舊。辨星土則列山川之源流。至於明形勢以示控制之機宜。紀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。其詞簡。其事覈。其文著。其旨長。藏之約而用之博。鑒遠洞微。憂深慮廣。誠古今之龜鑑。治平之藥石也。有志於用世者。皆不可以無此篇。余因華子商原。始覩其書。爰序之。以明其非篆刻之詞。無益而災木者比也。

魏敍

寧都魏 禧

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。常熟顧祖禹所撰述也。其書言山川險易。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。興亡成敗得失之迹。所可見。而景物遊覽之勝。不錄焉。歷代州域形勢。凡九卷。南北直隸十三省。凡一百十四卷。山川源委。凡六卷。天文分野一卷。職方廣輿諸書。襲譌踵謬。名實乖錯。悉據正史。考訂折衷之。祖禹沈敏。有大略。爲人奇貧而廉介。寬厚樸摯。不求名于時。與寧都魏禧爲兄弟交。禧旣篤服其書。祖禹因請爲之敍。禧愀然而歎曰。有是哉。此數千百年所絕無。而僅有之書也。惟禧學不足貫穿諸史。足跡不及天下五分之一。顧何足推明祖禹意。然竊嘗得舉其論之最偉且篤者。以示子弟。蓋其大者有二。一以爲天下之形勢。視乎建都。故邊與腹無定所。有在此爲要害。而彼爲散地。此爲散地。彼爲要害者。一以爲有根本之地。有起事之地。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。而起事者不擇地。嗚呼。古今豪傑。暴起草昧。往往迫而應天人之會。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。用其地之人。因其地之勢。以驅策天下。而天下無以難之。蓋其故可思矣。失其術。則據十二百二之雄。而可以亡。得其術。則雖迫狹瘠弱。而無不可批郤導窾。以中天下之要。祖禹貫穿諸史。出以己所獨見。其深思遠識。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。非方輿可得紀者。嗚呼。非其人。誰與知之。此

則禧所欲爲祖禹敍而不復辭讓者也。北平韓子孺時從余案上見此書。瞪目視余曰。何哉。吾不敢他論。吾僑家雲南。出入黔蜀間者二十餘年。頗能知其山川道里。顧先生閉戶宛溪。足不出吳會。而所論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。一一如目見而足履之者。豈不異哉。禧于是并識之。

總敘一

昔在神禹克平洪水之災。作爲禹貢。孔子刪書。列於六經。其並傳者。又有山海經。其詞迂誕。太史公曰。言山川者。斷自禹貢。允矣。自禹以神聖平成天下。傳之子孫。其支庶列爲侯伯。其在商頌曰。韋顧旣伐。說詩者曰。顧亦桀黨也。嗚呼。桀之暴虐。天下皆知棄之。顧爲同姓國。葛藟相庇。宗社無隕。義也。湯欲傾夏。則不得不先翦顧。顧亡而夏隨之矣。然則顧非黨於桀也。後有棄其宗祀。獻符瑞於仇讎之庭者。是則顧之罪人也。已。自湯伐顧。而顧遂微於商周之世。及漢興。始得姓於江淮之南。蓋少康封少子於會稽。以奉禹祀。至春秋時。越子允常而始大。其子勾踐。遂以其國霸。滅吳而有其地。通盟於上國。又數傳爲楚所滅。子孫竄處於江南。各保城邑。自爲君長。而海陽侯以滅秦。誅項功。分符漢室。五傳侯絕。侯之子孫。皆以顧爲姓。保氏族於江南。及吳丞相雍。以功名顯。累傳以降。皆有功德文章。載在史冊。至黃門侍郎野王。則以著述顯於梁陳之際。所著書數百卷。而輿地志尤見重於世。至今學者。猶宗師而俎豆之。由隋唐以迄兩宋。子孫代有名人。而徵君原九於宋端平元年。由臨安避地梁谿。耕讀於宛谿之上。子孫奉遺命。歷元世皆隱居不仕。明成化中。徵侍郎允敬。始官於朝。曾孫光祿丞大棟。當嘉靖間。好談邊徼利病。躍馬遊塞上。與大

司馬靈寶許公論善。撰次九邊圖說。梓行於世。子奉訓大夫文耀。萬歷中。以光祿大官正奉使九邊。還對條奏甚悉。天子稱善。文耀生郡諸生龍章。早卒。龍章生柔謙。九歲而孤。好讀書。補邑弟子員。深慨科舉之學。不足裨益當世。慨然欲舉一朝之典故。討論成書。年及強仕。而遭流寇之變。遂遯入山。焚筆瘞硯。率子祖禹躬耕於虞山之野。久之益窮困。憤懣無聊。得奇疾。將卒。呼小子命之曰。吾家自兩漢以來。稱爲吳中文獻。先代所著述。小子可考而知也。士君子遭時不幸。無可表見於世。亦惟有掇拾遺言。網羅舊典。發舒志意。昭示來茲耳。嘗怪我明一統志。先達推爲善本。然於古今戰守攻取之要。類皆不詳。於山川條列。又復割裂失倫。源流不備。夫以一代之全力。聚諸名臣爲之討論。而所存僅僅若此。何怪今之學者。語以封疆形勢。惘惘莫知。一旦出而從政。舉關河天險。委而去之。曾不若藩籬之限。門庭之阻哉。先光祿在世廟時。傍徨京邑。岌岌乎有肩背之慮。圖論九邊。以風示謀國者。先奉訓當神廟中。四方無虞。以邊備漸弛。伏戎可慮。先事而憂。卒中忌諱。仕不獲振。先文學請纓有志。攬轡無年。及余之身。而四海陸沈。九州騰沸。僅獲保首領。具衣冠。以從祖父於地下耳。嗟乎。園陵宮闕。城郭山河。儼然在望。而十五國之幅員。三百年之圖籍。泯焉淪沒。文獻莫徵。能無悼歎乎。余死。汝其志之矣。小子匍伏嗚咽而對曰。小子雖不敏。敢放棄今日之所聞。卒一年。而祖禹以疾廢。又三年疾愈。不揣愚陋。思欲遠追禹貢職方之紀。近考春秋歷代之文。

旁及裨官野乘之說。參訂百家之志。續成昭代之書。垂之後世。俾覽者有所考鏡。而貧賤憂戚。雜亂其中。上之不能涉江逾河。登五岳。浮沅湘。探禹穴。窮天下之形勢。次之不能訪求故老。參稽博識。因以盡知天下險易。阨塞之處。下之不能備圖志。列史乘。不出戶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詳。惟是守殘抱缺。寤歎窮廬。吮筆含毫。消磨歲月。庶幾無負先人提命之意。若以語於著作之林。余小子夫何敢。

總敘一

客謂顧子曰。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。集百代之成言。考諸家之緒論。窮年累月。矻矻不休。至於舟車所經。亦必覽城郭。按山川。稽里道。問關津。以及商旅之子。征戍之夫。或與從容談論。考核異同。子是是書。可謂好之勤。思之篤矣。後有起者。考求險要。辯別攻守。遠而周知天下之故。近而都邑之間。非子之書。何所適從焉。余曰。否否不然。古人有言。尺有所短。寸有所長。明於匠石之任者。或昧於雕鏤之細。予也未嘗沂江河。登恒岱。南窮嶺海。北上燕冀。間有涉歷。或拘於往返之程。或困於羈旅之次。不獲放曠優游。博觀廣詢。間嘗按之圖畫。索之典籍。亦舉一而廢百耳。又或了了於胸中。而身至其地。反若瞶瞶焉。所謂所見異辭。所聞異辭。所傳聞又異辭者。不可勝數也。余之書。其足據乎。且孫子有言。不知山林險阻。沮澤之形者。不能行軍。不用鄉導者。不能得地利。夫論兵之妙。莫如孫子。而論地利之妙。亦莫如孫子。使信余之書。而不能行軍。不用鄉導者。譬之掩耳而求聞。閉目而求見。所悞必多矣。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。函關劍閣。天下之險也。秦人用函關。卻六國而有餘。迨其末也。拒羣盜而不足。諸葛武侯出劍閣。震秦隴。規三輔。劉禪有劍閣。而成都不能保也。故金城湯池。不得其人以守之。曾不及培塿之邱。汎濫之水。得其人。卽枯木朽株。皆可

以爲敵難。是故九折之阪。羊腸之徑。不在邛涿之道。太行之山。無景之谿。千尋之壑。不在泝江之峽。洞庭之津。及肩之牆。有時百仞之城。不能過也。漸車之澮。有時天塹之險。不能及也。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。名城大都。而不知地利卽在指掌之際。烏足與言地利哉。善乎孫子之言曰。我不欲戰。雖畫地而守之。敵不能與我戰。我欲戰。敵雖高壘深溝。不得不與我戰。然則變化無窮者。地利也。地利之微。圖不能載。論不能詳。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。所謂可以意會。不可以言傳者乎。故曰。方圓奇偶。千秋不易也。伏羲以之畫八卦。大禹以之演九疇。伍兩卒旅。千秋不易也。武侯以之列八陣。李靖以之變六花。城郭山川。千秋不易也。起於西北者。可以并東南。而起於東南者。又未嘗不可以并西北。故曰。不變之體。而爲至變之用。一定之形。而爲無定之準。陰陽無常位。寒暑無常時。險易無常處。知此義者。而後可與論方輿。使銖銖而度之。寸寸而比之。所失必多矣。吾嘗考蒙古之用兵。奇變恍惚。其所出之道。皆師心獨往。所向無前。故其武略。比往古爲最高。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。里道之志哉。然則求地利於吾書。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。吾慮舉足動步。或將有礙焉者也。客其益廣所聞。無過恃吾之書也已。

總敘三

或曰。審如子言。則鄉導之于地利。重矣。然則子之書。其可廢乎。曰。何可廢也。孫子言。不用鄉導者。不能得地利。然不得吾書。亦不可以用鄉導。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。東泛之不可以西楫也。此易知也。西北多山。而未嘗無沮洳之地。東南多水。而未嘗無險仄之鄉。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。且夫一指蔽前。則泰山不見。十步易輟。則日景不分。使其惘惘焉。左陷大澤而不知。前入深谷而不悟。乃欲執途之人。而求其爲鄉導。鄉導其可恃乎哉。何也。鄉導用之于臨時者也。地利知之于平日者也。平日未嘗于九州之形勝。四方之險易。一一辨其大綱。識其條貫。而欲取信于臨時之鄉導。安在不爲敵所愚也。是故先知馬陵之險。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。先知井陘之陋。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。不然。曹瞞之智。猶惕息于陽平。武侯之明。尙遲回于子午。乃謂求地利于臨時。而不求地利于平日。豈通論哉。是故途有所必由。城有所必攻。此知之于平日者也。欲出此途。而不徑出此途者。乃善于出此途者也。欲攻此城。而不即攻此城者。乃善于攻此城者也。此知之于平日。而不得不資于臨時者也。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。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。辨要害之處。審緩急之機。奇正斷于胸中。死生變于掌上。因地利之所在。而爲權衡焉。此固大將之任。而非可問。

之于鄉導者也。凡吾所以用多用少，用分用合，用實用虛之處，既已灼然知之，而後博求之于鄉導，從其可信，缺其可疑，以善吾地利之用，豈徒寄耳目于僕夫云爾哉！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。且不獨行軍之一端也。天子內撫萬國，外蒞四夷，枝幹強弱之分，邊腹重輕之勢，不可以不知也。宰相佐天子以經邦，凡邊方利病之處，兵戎措置之宜，皆不可以不知也。百司庶府爲天子綜理民物，則財賦之所出，軍國之所資，皆不可以不知也。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，則疆域之盤錯，山澤之藪慝，與夫畊桑水泉之利，民情風俗之理，皆不可以不知也。四民行役往來，凡水陸之所經，險夷趨避之實，皆不可以不知也。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，鋤強暴，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，理人民，皆將於吾書有取焉耳。然則孫子之說，固未當乎？曰：非也。孫子之言，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，而鄉導者地利之助也。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，以地利行軍而復取資於鄉導，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。凡吾所以爲此書者，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，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，任天下之事，舉宗廟社稷之重，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，此先君子所爲憤痛呼號，扼腕以至於死也。予小子既已奉遺命採舊聞，旁搜記載，規之正史，稍成一家之言，合爲一十八部分爲百三十卷，藏之家塾，以俟來者。